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六回 攬人才齊東野肆席 護名花杜丁卯解紛

卻說吃肉頭陀在團雲閣家聽了齊東野幾句話，不知不覺狂態復發，半笑半罵的將齊東野才出口的談鋒攔頭擋住。東野原是個實際上的能員，便趁勢轉過口鋒來歎道：「國事蝸蟻（凋喪），紀綱莫振，用人如積薪，庶政如兒戲，怪不得你鬱著滿懷清淚，變作不恭玩世哩。」頭陀心裡暗暗喝采道：「好個機警圓活的齊東野，要不是遇我這吃肉頭陀，今天他全占勝著了。」因也故意現出一付憂時悲世的神情來，歎道：「世無知己，我安不狂？東野，你尚算是不寂寞的了。」

東野一聽這話非常歡喜，想有了間隙了，便正色道：「我算得什麼？昨天宛平總長說：『主席鑑於交涉失敗，國勢日岌，就這幾個月裡，要舉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只人才是少不得的。』現在通諭內外當道，訪求賢俊，蒲輪送觀哩。」頭陀道：「這話真麼？那便可惜我半生清狂傲俗，沒先結識幾個大老，不然好靠他一紙薦刺（箋），飛而食肉了。」東野見頭陀口齒已活動了，便拍著掌笑道：「今天由得你裝癡作態哩！實對你說，這一席酒的主人不是我，是宛平總長呢。他常向我說，現在京華寓公中，明達多文的無過某某。只他素性跡弛，一朝施以羈勒，還怕有缺齶之患。所以教我借這一席酒來做個先容的。」

眾人一聽見東野這幾句話，才知吃肉頭陀是宛平總長特賞的人，不覺肅然起敬。頭陀笑道：「這有什麼驕的，只要喂得他酒酣飯飽而外，許他走衢衢，棄老門，還怕他不依人如小鳥，供役如馴犬麼！」說完，眾人大笑起來，接著便有滿席的人來慰勸敷衍。頭陀打點全副本領，有笑有說，神采飛舞，席上那一個不佩服他，那一個不羨慕他。連齊東野也暗暗納罕著，想：「我今日才知名士是有價哩。你看他平日何等桀驁，除去正陽門前兩個石獅子外，差不多沒一人沒被他罵過。今天一聽有人引薦，便變了個熟於世故老到圓活的人。可知磨而不磷，涅而不淄，不過是古人欺人之語罷了。」心裡自這樣想，面上卻堆滿喜色的敷衍眾人，趨承頭陀。直到酒闌人散，還拉著頭陀密談了一回。頭陀一味給他個點頭應允。東野便心滿意足的送了他出來。

那知他一出團雲閣門口，便跳上輛皮車，將手摩著肚腹向天干笑道：「由他去怎樣，我且受劉玉芙色聲供養去。」正走著，卻遇見了丁卯，便同他救了笑庵。胡行亂走了半夜，才回去睡覺。一到明天，丁卯自到笑庵公館來報告昨晚的事。

原來昨天晚上，丁卯攜了笑庵寫的那個扇面，怕過了時候，玉芙便要進園子去，便急急到了玉芙下處。他原是花間浪蝶，沒一處不熟的。一問還沒進園子去。便直走進去。見一個小丫頭，在廊下喂哈叭兒呢。丁卯向裡邊努著嘴，小丫頭低聲道：

「才同人拌過嘴，現賭氣躺在牀上呢。」丁卯也低聲道：「不進園子去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早催過兩三遍哩，都（多）分今天是不去的了。」正說著，玉芙在屋子裡問道：「誰講話呀？鬼鬼祟祟的。」

丁卯含笑將簾子一揭道：「我呢。好端端的，姑娘又發脾氣了。」玉芙見是丁卯，便一聲也不言語，將一塊絲巾覆在臉上嗚咽著。丁卯見他玉容寂寞，幽怨可憐，不知不覺坐向牀沿上去，將手撫著他纖腕道：「何苦來又同他們鬧著！快些起來，吾送你到園子裡去。」玉芙將他的手推開道：「你不要來管我，橫豎我這個人是花葫蘆兒，空著肚子給人家受用的。這勞什子做得成也罷，做不成也罷，何苦又喂哈叭兒似餵飽了，教他咬人呢。」

丁卯聽了這句話，知道又同他假娘拌嘴哩，正要安慰著他，忽聽得鴉一般聲音，從牀背後屋子裡冷笑出一個人來道：「姑娘說得也太可憐了！我原是只哈叭兒，忘恩負義的，吃了姑娘的，著了姑娘的，還來咬著姑娘。這也怪不得姑娘人大氣大了。平日價來往的大人哩，老爺哩，那裡還有孩子時把尿把屎的窮娘在你眼裡呢？」

玉芙受了這幾句數落，那裡還顧得丁卯在側，霍的坐起身來，急淚直下道：「誰又沒媽在眼裡了？從十二歲上學了戲子起，眼淚咽在肚裡，少也有幾擔了。恨上來時，只少個一抹地向階上撞去，卻又為著媽同弟妹，硬不起這腸子來。如今翻說我眼中沒起媽來。媽嫌我恨我，要我死也容易，何苦來又朝一次晚一次的來零碎磨折我呢？」說完，痛哭不止。丁卯見他像荷露垂珠，杏煙潤暈，十二分的憐惜著，卻又不好岔嘴著，只拍著他肩勸他住哭。那知他假娘被玉芙揭著了痛處，不覺又羞又氣，竟忘了忌諱，厲聲道：「我那裡敢磨折姑娘！姑娘是天上鳳凰兒，一出進。都有百鳥保護著的。我便頸根裡伸得出幾個頭來，也不敢動姑娘身上一根毫毛啊！闖姑娘，有權有勢的姑娘，請姑娘擔待了小婦人罷！」說完，不住冷笑。

丁卯一聽，這明明罵起自己來，不覺大怒，向那婆子道：

「玉芙是你女兒，你罵他打他原不干我的事，如今你既七拉八扯的說出這般話來，我倒要問訊了！」說完，立起身來，指著那婆子道：「你是幾歲上買玉芙進門的？他原姓是什麼？賣身的契紙在那兒？快說給我聽。」那婆子不料丁卯說出這兩句話，不覺一愣，勉強支撐著道：「杜爺，這是我們母女的事。做母親的管教著女兒，沒有便算犯了法呀！杜爺，你受聽著瞧著，便多請坐一回。不愛聽著瞧著，便候我們拌完嘴再請過來也不要緊，又何苦來護著這小妮子，自己煩惱呢！」

丁卯覺得這婆子口風逼人，非給他個利害不興。幸虧平日玉芙將身世約略同自己講過，不怕壓不住他，便從鼻子裡笑了一聲，走到門側電話旁邊，將手一搖，招呼接外城巡警總局。

玉芙聽了，捨命奔過來，夾手將丁卯手裡的聽筒搶去，搖斷電路，含淚向丁卯道：「你饒我多活幾年罷！你便同母親拗氣，也不犯驚師動眾的鬧到這樣啊。」丁卯原不忍見玉芙受他假娘的委屈，所以一時提上火來，想做一個殺辣。被玉芙哀音婉轉的攔著，因想這事鬧將出來，玉芙也有許多不便，便長歎一聲，兩隻眼直睜著那婆子。

那婆子起初見丁卯打電話給警署，賊人膽虛，早已轉潑為懼，卻又不好意思哀求著，後來見玉芙替他攔住，才放下了心，呆呆的立在一旁道：「罷了，我這娘也不要做了。」玉芙忙將他推進裡房去道：「媽你少說幾句罷。人家才饒了你，又由得你說話哩。」

丁卯見那婆子不經自己一嚇，便掩旗息鼓而去，心中暗暗納罕。卻攜著玉芙的手低低笑道：「我好意替你解圍，你倒做起和事老來，把我扛上刀頭去了。」玉芙黯然無語，眼淚便珍珠斷串般滴了下來。丁卯知道自己說差了，又挑動他的傷心來，便軟軟款款的安慰了他一番，又道：「以前我原不過閒著沒事，來同你說著話兒消遣。今天既有這一來，你母親必定越多了一層恨毒，保不定要找你出氣。這事原是我鬧出來的，我從今天起，倒要把你的境遇當作自己的苦樂哩。」玉芙聽了他這話，心裡非常感激。

這時差不多已有十一點鐘了，那婆子吃了丁卯一個敗仗，早已氣咩咩的撇著屁眼睡他的覺去了。丁卯又同玉芙說了幾句話，便出來了，那笑庵托他送給玉芙的扇面，到底還在袋裡，想到中和園去把沒有轉送的原因說給他聽。

正一人慢慢走著。忽聽得一個人喚著自己，抬頭看時，卻沒見熟人，接著又是幾聲。真是：